

辛未艾 著



UN WAIGUO WENXUE

论外国文学

I106
116
2
B871/4

论 外 国 文 学

辛未艾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论外国文学

辛未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233 千字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10094·672 定价：2.70 元

责任编辑：柏 石

封面设计：杨致云

目 次

拜伦和他的两大长诗.....	(1)
略论《艰难时世》.....	(28)
《老古玩店》小论.....	(42)
论狄更斯的《远大前程》.....	(48)
简论《红与黑》.....	(60)
“福尔赛精神”的挽歌.....	(69)
评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	(94)
关于别林斯基.....	(106)
简论赫尔岑的文学观.....	(124)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与文学活动.....	(135)
关于杜勃罗留波夫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182)
评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	(216)
巴扎罗夫是什么样的典型?	(22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创作.....	(232)
略论《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290)
我们向托尔斯泰的遗产学习些什么.....	(305)
《论外国文学》跋.....	(331)

拜伦和他的两大长诗

一般说，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译诗是最难的了，特别是将外文诗译成汉文，或者是将汉文诗译成外文。诗的节奏、诗的韵脚之类往往把人弄得十分头痛。不少诗在原作是诗味十足的，一译成中文，就觉得不过尔尔。甚至觉得简直不象诗，甚至怀疑这个外国诗人是否真是名副其实的大诗人。

不过虽然如此，我们广大读者还是喜欢读翻译诗。因为不可能人人都通外文，都从原文直接诵读外国诗。再说，外国诗歌的是否可译，是否译而不失其真，这还是由原诗的内容与形式决定的。有的诗追求形式，追求音响；有的诗在观念的象征上呕心沥血，刻意求工。这种形式上的追求，就给译诗增加许多困难。有的诗纵使能够勉强翻译出来，但肯定将原诗打了折扣。但是如果一首诗是以朴实而自然地反映真实的生活为主的，也就是说，是以内容见胜的，那么只要译诗的人把这首诗准确而忠实地翻译过来，即使文字上不那么合辙押韵，读者还是能够充分体会诗的真正意境的。英国伟大诗人拜伦的诗作就是这样的。

拜伦的诗译成中文的已经不少了：《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青铜时代》等。有的还有多种译本，读了这些诗的译文，同时参看原文，不能不使你体会到一种同你在诵读原文时所感到的差不多同样的力量。

拜伦的诗所以具有上面所讲到的力量，所以经得起翻译，

是因为拜伦力图概括当时英国社会生活，是因为他深刻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疾苦，是因为他对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感到无比的憎恨，是因为他并不追求表面的形式，而是将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才气焕发的艺术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拜伦以这样的姿态走上英国诗坛决不是偶然的。

拜伦生在一七八八年，正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之末，这是欧洲政治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年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沙皇俄国自恃羽毛已经丰满，正在竭力向外扩张，一七七四年长达七年的俄土战争结束不久，一七八七年又爆发了新的俄土战争；一七八九年是攻打巴士底监狱，爆发了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接着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争，后来是拿破仑崛起于行伍之中；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失败以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了“神圣同盟”，残酷镇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一八二〇年，南欧各国爆发了革命，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起事……拜伦就是在这样动荡的历史生活环境巾成长起来的。这些动荡变化不能不对拜伦起巨大的影响。拜伦深受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运动者以及法国革命者的理想所鼓舞，对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怀着强烈的憎恨，而对被压迫、受奴役的人民追求自由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则满怀着深切的同情。拜伦的创作同他当代的进步的解放运动，如：早期英国工人运动，爱尔兰反对英吉利殖民王国的斗争，西班牙、希腊以及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是互相呼应的。拜伦本人后来就是意大利烧炭党的—名成员。因此，拜伦的诗作在当时是不受英国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欢迎的。但是在工人中间却恰恰相反。恩格斯在一八四三年一封伦敦来信中说：“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很下层等级的人”。恩格斯又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

“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代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

拜伦是一个英国贵族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的苏格兰人的嗣女，父亲约翰·拜伦则是一个好色的纨绔子弟。拜伦的母亲已经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了。拜伦的父亲象从前把第一个妻子的财产都败得精光一样，他又挥霍尽他的后妻的全部财产。妻子被迫从法国回到英国，在英国生下了诗人拜伦，生产时由于不当心，把儿子的脚弄得残废了。诗人拜伦童年时随同母亲一起住在苏格兰，过着贫困和孤单的生活。

拜伦从小就热爱苏格兰的自然，苏格兰朴实的农民生活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洛钦伊珈》那首诗里，曾经这样歌颂苏格兰道：

……加里敦尼呵，你的峰峦多壮美；
 在那雪白的山顶，尽管天高风急，
尽管瀑布湍急，没有舒缓的泉水，
 我却怀念幽暗的洛屈纳珈而叹息^①。

拜伦认为苏格兰远远胜过英格兰，他作过这样的对比：

洛屈纳珈河呵，我已离开你年复一年，
 还得再过多少岁月我才能重新登临！

①洛钦伊珈是苏格兰北部的山峰，洛屈纳珈是土称；加里敦尼，则是苏格兰的古称。

虽然造化没有把绿野和鲜花给你装点，
你比阿尔比安（英格兰古称）的平原更加令人珍爱。
英格兰呵，从远方山峦的游子来看，
你的美景太嫌温驯而小巧玲珑，
噢！我多么向往那雄伟粗犷的悬崖，
那幽暗的洛屈纳珈险恶的峰嵘。

当拜伦十岁的时候，由于他的一个叔祖的去世，拜伦家族的爵位和产业终于归他继承，他就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他家的境遇自然因此大为改善，他的家就在一七九九年迁居伦敦。次年，他进入贵族中学哈罗公学读书。中学毕业后，他考进剑桥大学。不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他特别喜欢历史和文学。拜伦一八〇九年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由于对英国国内社会环境深为不满，就出国旅行。从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年，他游历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回国以后，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他在一八一二年发表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第二章，这首长诗开头两章的发表不仅引起当时英国知识界普遍的注意，而且还远及于国外。拜伦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拜伦早在一八〇九年即以英国贵族资格进入上议院，但是一直到他从国外旅行回来之后才真正开始政治活动。他在议会里发表了好几次演说，坚决反对英国当局的反人民的政策。但拜伦后来却觉得这种议会里的空谈，除了浪费唾沫与时间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就公开表示不再在议会里发表演说了。

他集中力量写作政治讽刺诗，猛烈抨击当时英国当局的暴

政。

英国统治阶级因此对拜伦十分痛恨。他们千方百计对拜伦进行造谣中伤，挑拨拜伦的妻子和拜伦离婚，最后拜伦不得不离开祖国出奔异国。一八一六年他居住于瑞士。在瑞士他和雪莱相识。两个诗人对英国资产阶级、贵族政府抱着同样的仇恨，对自由怀着同样的向往。一八一六年秋，拜伦来到意大利。不久就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烧炭党有了联系，而且积极参加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由于意大利人民与奥地利反动统治的力量当时相差还很悬殊，加上烧炭党本身的庞杂，革命目标不明确，革命策略游移不定，起义还是宣告失败了。拜伦不得不跟着烧炭党领导人之一，甘巴一家人出走。一八二三年他来到希腊。拜伦早对希腊人民所进行的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十分关切。来到希腊以后，拜伦捐输出他所有的钱财，帮助希腊人民组织武装。拜伦的最后数月是在希腊度过的。拜伦站在希腊解放战士的最前列，在军事指挥以及解放运动的组织方面，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在这场斗争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他却不幸因病去世，当时他只有三十六岁。

拜伦就是在英王乔治三世统治的年代，就是在反动的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成立前后展开他的文学活动的。拜伦在十二岁时就开始写诗。后来，他把少年时代的作品编成《懒散的时刻》这个集子发表。早在这些少年时代的诗歌里，他就对现实表示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到了他的后来的诗里变得更加执着了。他对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感到无比的愤慨，对劳动人民则满怀同情。他在一八一二年三月一首匿名发表的诗中这样说：

制造人总比制造机器容易——

长统袜子也比人命更为值钱，
舍伍德的一排绞架使景色增光：
我们的商业，我们的自由前途无限！

拜伦也诅咒过穷兵黩武的拿破仑：

完了，但昨天还是一个国君！
并且有多少君王协助你争战；
而现在，你成了不屑一提的人，
你还活着，却又如此卑贱！
这可就是那高踞万邦，
曾把敌人的骸骨铺满大地上的王？

拜伦对罪恶累累的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尤其深恶痛绝。当时希腊、意大利等国还没有完全独立。明里暗里参加神圣同盟的国家正运用一切力量镇压国内和国外的革命。英国形式上虽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是当时英国政府从它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反动政策。神圣同盟各国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拜伦的极大愤慨。他后来在《青铜世纪》一诗里，对神圣同盟的“三位一体”——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法兰西斯一世、普王腓特烈三世，作了最猛烈、最无情地鞭挞：

这个有福的同盟，说是成员只有三位！
下界的“三位一体”！他们披上一身
天神的服装，等于是猿猴扮作人样，

他们真心诚意，合为一体，目标分明——
要把三个傻瓜拼凑成一个拿破仑。
唉，埃及的众神比这些人更明是非；
他们的神狗神牛一个个知情达理：
安安分分地守住它们的狗窝牛棚，
吃饱了肚子，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
可是这些人，欲壑难填，饿火如焚：
还要求齿咬、头撞、脚踢和狂吠的权柄。
啊，伊索的青蛙比我们要快活多少！
盘踞在我们头上的全是些会说话的木料，
大摇大摆，一心想为非作歹，
希望狠狠的一棍子，把许多国家捣碎；
他们妄想把所有的东西毁尽灭绝，
不留一丁点儿叫革命的白鹤去操心。

拜伦在诗歌中除了猛烈抨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以外，同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控制英国诗坛的“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和骚赛等人。拜伦指责华兹华斯把诗的题材局限于一些平凡淡薄的观念，而且还要用装腔作势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这些尖锐的批评立刻激起了华兹华斯他们的狂怒，他们在《爱丁堡评论》中大肆反击，他们认为拜伦的诗是对神和人类的亵渎，既不生动，又缺少幻想，无非是“刚离开大学的青年所写的歪诗而已”。他们劝拜伦还是珍惜珍惜时间，不要再写诗。拜伦自然不会把这种劝诱当作一回事，而是报以更厉害的回击。

拜伦在他的讽刺诗中不但反对了“湖畔派”，而且也反对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他坚决不同意为了反对法国

革命而把中世纪理想化。拜伦和华尔特·司各特之间的论争，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拜伦责备司各特把封建主的纷争诗情化，对封建骑士的伪善的道德抱着妥协的态度。后来，司各特和“湖畔诗人”分手，这和拜伦的诤言是有关系的。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拜伦在各国游历的结果。这是拜伦从而在英国诗坛上打下坚实基础的一部长诗。全诗共分四章。在第一章中，拜伦描写哈洛尔德渡海来到西班牙，着重叙述拿破仑如何入侵西班牙，西班牙人民如何奋起反抗；第二章写的是哈洛尔德在希腊的情况；第三章叙述哈洛尔德路经比利时时，凭吊了战争才结束没有多少年的滑铁卢战场；第四章则是描写诗人在罗马访问的印象和感触。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充满诗的热情的，充满着战斗的激情的。诗必须有激情，没有激情，也就不会有诗。拜伦这首诗不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记下了明朗的、充满感情的个人印象，感叹那“奇突的峰峦，结满果实的山谷”，而且还对大规模的历史事件作出了批判的概括。他诅咒侵略，诅咒奴役，他歌颂争取独立自由的人民。他向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人民叫喊：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亲自动手，……

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就原谅了当时本国政府的伪善姿态，海盗行径，他愤慨地申斥：

抢劫一个多难国家的最后一批海盗，

是自由的不列颠，海上女皇的儿郎。
有慷慨之名的她竟以禽兽的行为
残酷地拆下古代的遗迹，这些东西
连善妒的时光和暴虐的君王都不敢损毁。

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第二章发表以后，相隔好几年，他才继续发表第三第四章。作者在《第一、二章序言》中曾经说：“为了让作品多少有些连贯性，于是就放进了一个虚构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描写又并不求其完整。”因此哈洛尔德只是作为印象观感的叙述者的身分进入作品之中，他本身除了旅游之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活动和故事。哈洛尔德跟拜伦后来所创造的唐璜颇为不同。尤其是《恰尔德·哈洛尔德》的第四章，哈洛尔德的名字根本不曾出现，都是作者拜伦自己挺身出来抒发感想。

拜伦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拜伦当时是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他在国内不仅看到“在饥荒遍野，穷人呻吟的地方”，“人命还不值一双袜子”，他自己也深受压迫，在英伦三岛，没有他拜伦栖身之所；而在国外，到处都看到民族压迫。诗人有那么多的愤慨的言辞要倾吐，他没有时间再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地讲话了。

应该说，在《恰尔德·哈洛尔德》的第三第四章中，拜伦对欧洲政治历史的看法是更加不妥协了，他的艺术技巧也更加凝炼了。他对各个帝国之间在滑铁卢战场上血腥的大屠杀表示极度地憎恶。一方面，他把拿破仑比作一头被利箭穿胸的苍鹰。

恰洛尔德停留在这白骨堆积之处，

法兰西的坟墓，要命的滑铁卢：
一个钟点里，命运之神索回礼物，
也使赫赫威名化成虚无缥渺的烟云！
苍鹰在这里飞翔到最高空，
但马上被同盟国的箭射穿了前胸，
它用血淋淋的爪把地面抓得稀烂，
野心勃勃的一生雄图全部落空，
让世界挣脱的锁链套在自己的颈上。

可是另一方面，拜伦又目光锐利地指出这同盟国的“胜利”不但不可能给欧洲人民带来自由，而且不可能不带来新的奴隶制度：

天网恢恢！高卢也许从此变一匹
受缰绳束缚的马；但是世界能更自由了吗？
究竟是各国联合讨伐那一个人，
还是合力教训所有帝王好好地施政？
啊，难道那复活起来的奴隶制度，
那丑陋的怪物，又将成为开明时代的偶像？
难道我们，打倒了狮子，又向豺狼顶礼？

拜伦在这些诗行里已经洞察了各个帝国之间掠夺性战争的实质。狮子换豺狼，一切都是老样子。因此诗人对于滑铁卢一役的胜者和败者都是一样蔑视的。

不错，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一世也好，都是受到他的鄙夷和嘲弄的，但是拜伦决不是一个否定一切的诗人。首先，拜

伦对于敢于反抗的民族是极为尊敬的；同时，他也敬佩那些为人民做过好事的思想家。当拜伦带同哈洛尔德离开比利时等地来到瑞士的时候，他有机会瞻仰日内瓦卢骚的诞生地。他指出卢骚是“为世人的苦痛而说教的天才”。拜伦还指出：

他的爱是最热烈的——象一棵树
被雷电所燃烧；那无形的火，
把树木烧成焦炭；而在他看来，
不这样不能算作真正的恋慕。
但他所倾倒的并非世间的美人，
也不是萦绕着我们梦魂的逝者，
却是理想的美，他把它当真，
他那似乎失之暴躁的热烈的文章，
全都充满着这种理想的形象。

要而言之：《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一部充满深厚的感情、充满战斗的激情的优秀的长诗。

丹麦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乔治·勃兰克斯曾经解释拜伦所以拥有巨大的诗才以及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是由于他的遗传，是由于他的祖先“喜欢冒险”，“放荡不羁”，——这是一种莫大的误会。诗人当时所经历的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无疑是拜伦写出这种诗歌的唯一源泉。当拜伦在国内看到起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路德派工人群众遭受残酷的镇压，在国外看到饱受侵略者蹂躏和扫荡的南欧诸国美丽的国土，他自然就没有心思去写作象“湖畔诗人”所写的“在湖边，在树下，在微风里颤动舞蹈”这样的诗句了。我们完全可以从拜伦所处的实际环境

中找到拜伦为什么这样干，而不是那么干的原因。这些地方完全同诗人的“遗传”不相干。如果拜伦的愤世嫉俗是出于“遗传”，那么雪莱之写作《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否也是由于“遗传”呢？拜伦被迫离开英国，雪莱也是被迫离开英国的。他们所以被迫离开英国是因为他们写作的诗歌招了统治阶级的忌。可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不是在于遗传。

毫无疑问，《唐璜》是拜伦创作中的顶峰。诗人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表现的讽刺激情，在《唐璜》里得到了更深更广的发挥。《唐璜》是拜伦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三年旅居意大利时所写的，它原计划有二十五歌，但拜伦写完第十六歌以及第十七歌的少数几行后，就因病去世了。根据拜伦的书信所透露，主人公除了已经经历一些变故，到过一些国家以外，还要继续到一些国家游历，最后他将参加法国革命，在法国革命中牺牲。法国革命应该是史诗的最高潮。拜伦是希望通过这个诗篇向读者揭露欧洲历史中一个动荡时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矛盾的。

欧洲古典作品中常常以唐璜作为主人公，但是拜伦笔下的唐璜和传统的恶魔式的唐璜，除了他的姓氏以及西班牙的出身以外，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拜伦的长诗中，唐璜是一个普通平凡的贵族知识分子。作者通过主人公各种不同的遭遇，揭示他的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有力地揭露他的弱点和错误。唐璜这个人物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唐璜的性格有好些地方和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频频出现的“多余的人”相似。在唐璜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中世纪道德的残余正和资